

半生沧桑半生微凉

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锦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
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自己未读完一本书的正文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之前，是断然不会去读为该书写的书评、观感甚至作者自己写的前言和后记。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因为别人的推荐或者作者的引导而偏离了自己本身的直觉和理解；同样，这样的读书方式也常常会使自己在读了某些人作品的前几章之后迅速灭失了继续阅读下去的欲望，却也因此会在无意间错过些什么。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能找到一部适合自己阅读品味的作品已属不易，能找到一部能触动自己内心的好作品则更是难上加难，而关品方教授的《对决》恰属后者。

《对决》零六年出版，笔者零六年走出大学校园，开始人生新一阶段的旅程，现在回头再看，这感觉不亚于志轩东渡日本，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状态。五年之后有幸读到此书，不能不说是一段没来由的缘分，而此书给我的震撼亦是工作之后所未有过的，沉寂已久的思绪宛如一池春水，陡然间荡起阵阵涟漪。

小说的情节、故事、人物设置等方面作者无疑是下了十分的心思和功夫，作者的诗词、佛学义理方面的造诣亦是颇深，对中日历史和

两个民族的想法更是独到。一度觉得如果不去读第二遍似乎有些无视作者心血之嫌。而读到后来笔者渐渐发觉，读完之后着实应该再回头去理一理，除了喜欢作者的文字，感受小说带来的震撼之外，更多的是对小说人物的人生、阅历、感悟的再次重温。

因为只见过作者一面，对作者的了解也止于那次时间并不长的谈话和网站上如简历般的人生经历。小说则给笔者敞开了另一扇窗。此书虽冠以小说之名，却常让我忆起儿时看到港剧中常见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开篇之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笔者已然眼花缭乱，作者将自己和自己所感悟的人生分散给小说中的人物去呈现，使得此书让人如此这般爱不释卷。而我也确信，没有过一定的人生经历，是无法创造出如此深刻的，仿佛亲身经历般的故事和活生生的人物。

主人公程志轩的人生无疑让人很纠结，他的出身、经历、他与父亲庆鹏的关系、父亲走后母亲仁珍的含辛茹苦，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造就了他不屈而倔犟的性格，也正是他那种不愿外露的情感造成了一段似有实无的忘年之恋和一段失败的婚姻。忘年之恋也许另类，只是“爱”原本不分年龄。茜妮没错、久美子也没有错。幸雄错了？似乎也没有。站在每个人的角度来看事态的发展也本该如此走下去。唯一错的或许就是作者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碰到了不合适的人。然而，非如此我们便无法理解那失败的婚姻对这段忘年之恋的影响，非如此我们便不能感受到这忘年之恋带给人摧心肝似的忘年之

痛。

志轩的家庭是破碎的，父亲远涉重洋，母亲辛苦拉扯孩子们成长。多少父母在那个年代就这样艰苦的走过。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有那么一段阵痛，决非哪个人所能与之抗争。茜妮、锦满他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欣慰的是志轩他们这些人最终苦尽甘来，而回看同一时期的内地，似乎悲远多于喜。记得祖母曾说过一句话“能活下去就是当时唯一的希望”。每想至此便觉悲从中来。

相比之下达荣或许是这几个要好的同学中一路走来稍微顺利一个的人物，也更像是隐藏在小说背后灵魂似的影子人物，他冷静、理智的审视着这一切。他的沉稳，他的波澜不惊让小说整个透出一种不张扬的大气。达荣和志轩的交流中常常透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智慧，关于人生、关于时事、关于历史、关于芸芸众生。可以说之于终生不娶的锦满、恋而无终的志轩，最终跟美莹走到一起无疑是最让人羡慕的，相知相许，相伴到老。也正是这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侣让整部小说顿生暖色。

如果说世上有一种情感让人不容易理解的话，大约便是父子之情。庆鹏之于志轩，志轩之于广浩。这也许和男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关，又也许是和或然事件发生之后不善辩解有关。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父亲们大多都无法避开此劫数，暗自揣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纲常论

难逃干系。中国的父亲们最难以调和的就是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做长辈的尊严与儿子之间的关系。

当然，作者要表达的远不止这些。若单从故事的角度去看这本小说，不免有些肤浅。而更深层次的东西要挖掘出来却着实让人费一番力气。小说中作者用很巧妙的手法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认知、对历史的见解融入其中。而对于这些，目前笔者只有受教并默默理解的份儿，笔者修为尚浅，在很多问题上，认知相当浅薄，甚至某些方面一无所知，小说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和观点笔者尚无法形成自己的体系，故而此处略去不写。精心领悟，做如是我闻状。

小说中几个人物的结局虽称不上完满，却也让人欣慰，与开篇的惊心动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准确一点说像是波澜壮阔之后一种超脱似的平和。或许主人公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渐渐的走向了“无我无中”的精神状态。由是，我才明白作者将小说定名为《对决》的缘由。

在此，溢美之词笔者无心多讲，想来自小说出版至今也已是鲜花掌声所收无数。笔者作为后生晚辈，除了对作者文字推崇备至，更是对作者的眼界、胸襟、见识、思想深度等各方面倾羨不已。笔者虽是理工科出身，但自小便对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法律等社会学科有着浓厚兴趣，只是身旁并无明师指点，自己拿到什么读物便会如获至宝的反复阅读，虽然当时可能完全读不懂。因此所涉猎的范围虽广，

却是东一块，西一块，杂乱无章而且相当混沌。加之内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基础教育仍以“学以致用”的短视教育为主，忽略了对这一代人从小在人文学科上的熏陶。而自身真正的受到一些系统的哲学、宗教、历史、诗词的影响则是在大学时期的图书馆之内。时间虽晚，却受益匪浅。

不得不说，除了作品本身的精彩之外，小说中人物的内心剖析和深层对话让笔者领悟颇多。笔者一直认为，一本好书并不一定要去直接影响读者的思想，若能在潜移默化中释开读者内心的疑问，促使读者重新梳理当年曾经无法理清甚至早已撇弃的思绪，引领读者向更高的层次去迈进，便已是功德无量了。

蔡立永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深夜 于江西南昌